

大树春彦 著

笑里藏刀



(滇)新登字 06 号

责任编辑：刀安国

封面设计：晓 勇

经济与法系列之五

笑里藏刀

余小林 译

*

德宏民族出版社

(云南省芒市青年路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路南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1 印张 247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525—224—6/1.233

定价：13.80 元 全套（六册）总定价：82.80 元

本书内文用52克凸版纸印刷，封面贴有德宏民族出版社激光防伪标志，无此防伪标志不允许销售。

目 录

有魔力的眼睛	(1)	湖	(111) ³
进入公司	(8)	雌伏	(116)
推销员形象	(14)	重返江湖	(120)
真面目一瞥	(20)	演习	(124)
小试身手	(26)	盘查	(128)
劫车试锋芒	(32)	疏忽	(132)
窃听	(36)	反击	(135)
诱惑	(42)	同志	(139)
山庄之夜	(48)	地下王国	(144)
阳光灿烂	(53)	晚宴	(148)
密谈	(59)	瞄准	(151)
出差推销	(64)	计划	(154)
弹头	(69)	设计图	(157)
实验	(73)	仓库	(160)
行动	(76)	乙醚	(165)
秘密庆功	(80)	新闻	(169)
等待	(84)	牺牲品	(172)
处理	(88)	侦察	(175)
善后	(93)	基地	(178)
伏击	(96)	绿岛	(182)
威胁	(101)	陷阱	(186)
圈套	(106)	屠杀晚会	(192)

乐园	(197)	试车会	(256)
死亡圆舞曲	(201)	最后的决战	(265)
三个酒吧女	(202)	狩猎	(278)
逆转	(213)	被捕	(305)
冠军	(230)	换季	(319)
录音	(242)	大修正	(335)

有魔力的眼睛

1

南方的海面上一片狂风巨浪。

灰色凶猛的波涛跃起十米高，狂风暴雨狂扫着一切。

狂涛中一条四十五呎的白色远洋艇像一片树叶在地狱般的波谷与浪尖上浮沉，船在风浪中东倒西歪地挣扎着，眼看就要支离破碎。

虽说已是春天，但在接近日本本土的洋面上仍让人感到彻骨的寒冷。

这艘船叫“宁芙二世”，船员中只剩下若林诚一人在驾驶室里同这场施尽了淫威的风暴作战。

虽然身着严实的救生衣，雨水和海水还是顺着袖领流进来；水滴不断地顺着他柔软的短短的卷发中滴下来，他那张被晒得黝黑的脸微微泛青，这是一张给人感觉文弱、无助而年轻英俊的脸庞，但他那深邃的眼睛里却没有丝毫的畏惧与屈从，只有凝重的眉和浓密的睫毛上的水珠闪着冷冷的光。

在大风浪中为了保持船体平衡，若林一只手握着操纵杆，一只用手桶舀出驾驶舱里的积水；风向改变时，还要腾出舀水的手迅速去调节帆绳。

已经有快五十个小时了，若林没有合一合眼，一直在驾驶舱里孤军奋战。

……十个小时前海上起风暴时，四个大学生船员在与之搏

斗,历经三十个小时,他们已经精疲力尽,如同死人一般躺在船舱中,任东摇西晃的船一会儿把他们推向墙板,一会又把他们扔到门边儿。

四个大学生正在放假,延期返回也没关系,但身为公司职员的若林却无论如何必须尽早赶回去,因为他这次总共攒了二十五天假,其中二十天有工资,另五天是要从工资中扣薪水的,还有两天假期就到头了。

在小笠原诸岛,船主杉山把快艇的返送交给若林他们,就一个人乘轻型飞机到关岛,再坐日航飞机回国了,若林真想让他也尝尝这风暴的滋味。

杉山曾一度拥有东京的七、八个电影院,电影一不景气,他立刻把电影院改成了保龄球场而由此大捞了一笔。

快艇和豪华游艇不同,它不会成为税务局注意的目标,而且由于工本费年年上涨的原因,即使是旧船也会卖个好价钱,不会比当初的造价便宜多少,所以,既是出于爱好也为了实际效益,五年前杉山就做起了船主。

三年前杉山在杂志上登出广告招聘船员,若林是看了广告前应征的。

广告里说代付交通费,杉山在小笠原的别墅,他自己不用时,船员也可以住。

若林在高中和大学时代就玩快艇,很有经验,所以他想当杉山的船员,杉山的快艇、别墅、大酒吧、保龄球场都可以和认识的女友们悄悄享用……。

这次往返小笠原的远船,按杉山的计划去时航行十天,在父岛游玩休养五天,回来十天,即使以平均二海里的时速,二十五天也充裕得很。但是没想到离小笠原父岛二百公里的地方,有五天没有一丝风,再加上柴油发动机的轴承断了,没有替换品,船只好随波

逐流了。

到了父岛发动机修好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回来的路上竟一路顺风，快艇以十海里的时速全速驶向本州。但好景不长，这顺风随后变成了风暴。

2

被举上浪尖又被抛进浪底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坐在出了故障直线下落的电梯里一样。

已经好久没吃东西了，若林感觉胃里像堵着一个硬块，怎么也化不开，为了保持体力，他从背后的冰柜里取出一罐和式风味的煮鲸肉罐头，冰柜里水也没了，他把罐头盒夹在两膝之间，用生了锈的刀子三下五除二把盒子打开，用手抓着大口大口往嘴里填着。没有水，他就像狗一样伸出舌头接外边的雨水喝。

一边吃着，他还一边注意着海面上的情况，为了避免触礁，他驾船走海沟地域，这样就省心一点。但对漂浮在海面上的流木一点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从大货船上滚落下来的大木材，小船碰上了准得玩儿完。

快傍晚的时候，风暴开始平静下来。

若林用三根救命绳把身体拴在船尾，蹶着屁股继续干，一点儿不敢松懈。

到了夜里，风停了，雨也停了，星星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海面上却依然波涛汹涌，一个巨浪打来船就可能被掀翻，所以若林依然紧张地注视着海面，一边啃着柠檬，一边驾船，由于身体温度高，冰冷的潮水已在他的眉毛上，乱蓬蓬的胡子上结了晶。虽然若林已经习惯了熬夜不睡觉，但此刻他知道自己已经快到极限了，若林高中时代在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摩托车配件调试店打工，大学时代又在一家陆上运输公司打工，养成了经常熬夜的习惯，但这一次却不

样，入夜后，他感到周身疼痛难忍，眼前还时常出现幻觉，仿佛面前有黑乎乎的浮岛正向他压来。

凌晨五点钟左右，汹涌澎湃的波涛气势开始减弱，若林已实在坚持不住，迷迷糊糊地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但无意识中，还在摇动着手中的操作杆。

当朝阳的光辉照在脸上时若林才醒来，波浪已经只有三米高，他感到头昏脑胀，好长一段时间想挪动一下身体却丝毫动弹不得，终于能摇摇晃晃站起来了，若林解开救生带，打开甲板上的升降口，一阵恶臭把他熏得从胃里直往上泛黄水，是呕吐物和从厕所里逆流上来的污物的气味，若林一转身对着大海哇哇地吐起来。

微暗的船舱里更是一片狼藉，所有的东西都滚落在地，一张木床被挤在中间，四个大学生一个摞一个地躺在上面。

“喂，起床了！已经没事了！来替我一下”，若林大声对他们喊着。

“对不起……，太抱歉了……，胃里像是翻江捣海一般……，四个大学生一边嘟囔着一边费劲地支撑起身体。他们就像负了严重的跌打伤一样，每动一下身体，就要发出一连串的呻吟。”

终于一个叫岛田的学生接替了若林，若林把湿透了的救生衣，橡皮裤之类的，包括被雨水和潮水浸透了的内衣脱了个精光，显现出他那穿着衣服时一点都想像不出来的强健结实的体格。

进了船舱，若林一头钻进狭小的发动机舱，盖上毯子，几秒钟后便睡得像死人一般。

快艇到达小网代港时，已是夜深人静时分了，几个学生摇摇晃晃地打扫着船舱，若林一连睡了十几个钟头，体力也恢复了，挑了几件湿得最少的衣服套在身上，船一进港，杉山就用无线电话和船上取得了联系，坐着小船来迎接他们了，在指定位置抛锚后，若林对杉山和学生们理都不理，就自顾自地拿着便携式探照灯检查

起自己的财物损失情况来。

3

杉山的别墅座落在港湾的南侧。晾台连着长长的船用栈桥，一直延伸到海里。

若林他们花了半个钟头冲洗甲板、清理衣物之后，就坐上杉山的机动船来到了别墅。

别墅是一座背靠山丘的漂亮的两层小楼，一行人进了别墅，杉山的第三号女人知子正在备酒。她长发垂腰，生着一副成熟的身材和一张妩媚的脸，曾在杉山的一家保龄球场工作，现在住进了杉山在青山的高级公寓。

“这次总算没事，船毁得也不轻，今晚，大家就住这儿吧，”杉山说。他五十二、三岁，矮小而精悍，眼神里有一种暴发户特有的骄横与目空一切。

“大家慢慢休息。我明天还要上班……还明天呢，就是今天了——，”若林对大学生船员们说，又转头向杉山，“我能冲一个淋浴吗？”

“啊，那当然可以，”杉山一边举着放了冰块杯子让知子往里倒上等的苏格兰威士忌一边回答。知子拿着酒瓶也要给船员们倒，杉山连忙喝斥住她：“太浪费了！年轻人喝国产的就足够了！”

若林走进浴室，狠命地冲洗着粘乎乎的头发的身体，他交替着用烫人的热水和冷水洗，让浑身的肌肉收紧。

若林配了别墅和快艇的钥匙，杉山不在时，他常带他的女友来这儿，这间浴室也是他们享乐的地方，对这些玩一玩的女人，若林从不报真名，也不告诉她们自己的住处。她们还以为船和别墅都是若林的呢。

若林从浴室出来，皮肤爽洁，容光焕发，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

息，知子不经风情万种地招呼说，“不来点儿？”

“那，就一点点吧。”若林在桌边坐下。

“这次船能平安回来，全靠你这个头儿，来，我请你喝威士忌！”一口气连干了几杯的杉山，舌头已有些不听使唤了。

“不好意思……。”若林脸上浮现出谦虚的微笑。

知子一边往若林的杯子里倒酒，一边用直露的眼神盯着若林。

若林又浓又长的睫毛忽闪着，脸上浮现出若有若无的笑意，酒一倒满，他抬起他那双深邃忧郁的眼睛瞟了知子一眼，这是向女子的子宫和母性索求同情和怜爱的目光，知子不由自主地差点让酒瓶失手落地，她赶忙把酒瓶放在若林面前，转身回到座位上。

若林端起第一杯酒一饮而尽，又倒满第二杯，慢慢地吸着。可能是好久没有喝酒了的缘故，若林觉得胃里暖烘烘的。胃里的硬块也荡然无存，喝第三杯的时候，若林突然间来了食欲，面前的煎牛排和烤全鸡被他一扫而光。

学生船员和杉山都已酩酊大醉，几个大学生一边偷偷瞟着若林，一边互相吹牛，争说在暴风雨中只有自己像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杉山醉熏熏地说“听到气象新闻说“宁芙二号”的返航路线正遭暴风雨袭击时，我想这下完了，二千万的财产就要化为乌有了，一个人在房里喝了大半天的闷酒。没成想你们居然凯旋而归，还是我这条花了大钱的船靠得住啊……”，“怎么样，知子不错吧？她迷上我不久就……，好厉害啊，今天晚上你们可全都要堵上耳朵睡觉！”说着，杉山哈哈大笑。

今晚杉山让船员们夜宿别墅，恐怕是对一般的刺激已失去兴趣的他想在船员们的窥视中好好玩一玩知子吧。

经过长时间的海上禁欲生活已忍无可忍的学生船员们直勾勾火辣辣地用眼睛爱抚着知子。

“是这么回事吧，你们哪，如果能把蜜一样的女人弄到手就得像我一样挣钱，没有数以万计的钱是不行的哟，”杉山肆无忌惮地大笑着。

“你别说了，”知子槌了一下杉山的腿。

杉山顺势一把搂过知子，把手伸进她裙子下面深处。

“怎么样伙计们？被这样的女人缠上，你们这些毛孩子三十秒就吃不住了吧。但我到明天早晨也没问题”，说着，开始扯知子的内裤。

若林站了起来，他站直了，有一米八〇，“诸位，请原谅，我这就告辞了……”，他超脱地爽然一笑，转身朝大门走去。”

进入公司

1

若林离开了别墅走在海边的岩石上，海面上船帆点点，对岸俱乐部的灯光看起来出人意外的近。他沿着坡度很大的小道向山丘走去。虽然在狭小的船舱里窝了那么久，他的步伐依然轻松而有弹性。穿过一片新绿色的杂木林，他登上了小山丘，任柔风轻抚着他的头发和脸颊。

原来的农田现在成了停车场，杉山的白色蓬迪阿克高性能跑车就停在那儿，车身的画版和镀金在阳光下耀人眼目。它的旁边是伤痕累累生了锈的若林的铃木福隆泰 360。从外表上看它与一般的车子不同的是它的轮胎要粗得多，只有轮胎上没有伤痕。香肠形状的排气管隐藏在后部的发动机罩里，只露出又尖又细的排气管的尖端部。

若林擦掉前玻璃窗上积的厚厚的灰尘，坐进驾驶座，把钥匙插进了发动机开关。打开开关后，会听到电磁式燃料泵传送混合油的声音，然后用力踩加速器，再踩动力传动器，接着便发动起动装置，起动五秒钟左右，车子便发出听似爆炸般的响声，车子发动起来了。爆炸般的声音消失，变成高调的引擎特有的排气声。他打开车内小灯，看见隐藏在计器盘下面的周数计量器的指针在二千周处跳动。计量器旁边装有水温计。

这辆车是若林用五万日元买下的一辆从悬崖滚落下来的破车，他自己动手把它的三气筒空冷引擎改造成了水冷式，给油方式

采取分离式给油和极稀混合油并用的方式，不用说这些强化了动力传动车体运载功能。车的重量超过了四百公斤。

若林吸完一支烟后，系上三点式安全带开动了汽车。路两边一到夏天满地都是熟透了的西瓜，从这条道开到三户滨公共汽车站后不多久，若林的车子就飞驰在曲折的三浦半岛的山路上，由于车子特殊的传动装置和逆式方向盘，许多急转弯若林都轻松驶过。

丝毫没有疲劳的感觉，若林心里暗自得意：我的体力还处于黄金时代。

若林出生在长野县一个农民家庭里，周围全是山，村里人都靠砍柴、打猎来维持生计。

上小学时，若林常在往返十公里外的邻村道场的路上，用从祖父那儿借来的单发枪和黑色火药，黄铜弹壳打山鸡、雉、野鸭、兔子等带回家做菜吃。他还曾打到过猎犬。山里人一般都营养不够，为了保证家里人都吃到足够的蛋白质，若林拼命地打猎，也正是由于豁出命地干，很快地不到三年工夫那支比他还长的土枪就被他运用自如了，但毕竟是山里人，不能像城里人那样连发五百发都不当回事儿，对他们来说每一发都非常宝贵，因为弹药是很贵的，所以也逼着他们想出办法来，或者用雷管代替，或者把黄铜弹壳放在豆酱汁里煮，把锈煮掉后，还可以一直用下去，黑色火药可以按硝石七分五、硫磺一分，木炭粉一分的比例混合制成。这样一来一发子弹的价格只有市场上卖的用无烟火药装弹的价格的五分之一。

若林弟兄两个，父亲在伐树作业中，被杉树砸断了脊柱，只能躺在床上渡日。所以母亲和长若林三岁的哥哥承担起田里的农活，腰都直不起来的祖父还要烧炭，若林则打猎维持家计。

上了小学三年级后，若林开始打飞着的野鸡了。在那之前，为了节省子弹，他只打停在树枝上或地上的猎物，但那一天，也可能是偶然，也可能是那野鸡的飞法容易被射中，黑烟即将散尽时，一

只野鸡居然从空中落了下来，从此若林迷上了射野鸡。

2

不用说要想一枪射中飞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往往要浪费很多子弹。一开始的时候，若林打三发只能射中一只，再怎么，一支三十六英吋长的长筒土枪对一个小学生来说也是个大家伙。到了小学五年级，若林已长得像大人一样高，打飞鸟的命中率也到了十发九中，一直抱怨弹药太贵的父亲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了，因为这时的若林已经开始把吃不了的猎物卖给从镇上来的中间商了。

若林升中学那年，父亲死了，一直跟在若林身边的那只猎犬也老了，不中用了，但若林已靠打猎挣了钱，用卖猎物挣来钱买了一辆上学用的摩托车，还买了一只（英国）塞特猎狗和（日本）甲斐狗混种的特能干的狗。他在摩托车旁边又加了一个小车，把祖父烧的木炭带到镇上去卖。直接卖给镇上人要比卖给掮客赚多了。

中学二年级的时候，若林打鸟呀、兔子、狐狸之类的小动物已是百发百中了，也有资格加入了村里的野兽捕猎队，捕猎队里的人都是明目张胆的违法者。如果皮毛不好就卖不出好价钱，所以只有夏天是不能打猎的；其他余下的时间他们根本不算是法定的狩猎期，很多珍惜保护动物他们也照打不误，他们一次出猎最少一周时间，在除他们之外没人进入的深山里追猎野兽，法律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纸空文。

第一次随捕猎队一起出猎是在积雪刚开始溶化的春天追踪出洞的熊那一次。若林左右手各夹两发子弹，把单发的土枪当连发的自动枪用，一开始若林也有些害怕。追踪了五天之后，他们与熊遭遇了，这只一百五十公斤的庞然大物咆哮着站起来正要扑过来之际，若林无意中扣动了扳机。居然五发全部命中，且五个弹孔从头往下漂亮地排成一串，这事让若林信心大增，从那以后，再见到大

熊，若林一枪就能分出胜负。自古以来熊的胃也就是熊肝阴干后，能卖得比金子还贵，毛皮也价格不斐，若林虽然年纪轻轻，已是枪响熊必倒的高手了，捕猎队的人开始对他另眼相看。

中学毕业后若林决定做职业猎手，不想再读高中，只想靠枪来挣钱。村里的小姑娘们都希望有一天能嫁给他。

改变若林命运的是中学毕业的那年冬天。一天，村里来了一个从东京来的名叫森越的掮客，他在东京品川经营了一家很大的汽车修理工厂。来的目的是想付大钱让他跟着捕猎队一起打猎。他打猎三十年了，第一次取得了一天猎获三头鹿的战果，他高兴极了，于是更上瘾，每周都要放下工作来村子一次。

捕猎队看上了森越出手大方的成捆成捆的钞票，每次以布置好场地等熊呀野猪呀鹿来让森越打，如果森越没打中，几乎与他的第二枪同时眼疾手快的若林会开枪打倒猎物，看起来好像是森越打中的。时间久了，森越也不是傻瓜，第二年春天的狩猎季一结束，森越就留给若林的祖父和母亲一百万日元，把若林带回东京自己家里去了。

森越此举的目的是到各地狩猎时都带着若林，表面看起来若林只是个背行李的随从，森越射不中时若林暗中射倒猎物，让森越享个神猎手的美名。

若林年满十八岁后，森越让他拿了汽车驾驶执照，有意让他做自己的司机。森越还出钱让若林读业余高中。除狩猎之外，狩猎期以外的时间森越还驾艇出航着迷。跟着森越，若林也接触并熟悉了驾船。

到东京后两年的生活是快乐的，但就在森越醉心于狩猎和驾艇时，他的公司被人窃取霸占了，若林只好离开了森越家，他的命运再一次面临着转折。

3

若林开着车以时速一百四十公里的速度驶进了北多摩郡的伯江街，这里没几户人家，杂草丛生，一片凌落，若林停下车，打开大门，把车开进满地杂草的院子，他的家就是眼前这座十二、三坪的破旧的房子。房子是租的，房东住在市中心的高级公寓里。若林租下这房子是因为房租便宜，周围的人家又离得较远，但天一热起来，从不远住的河滩上飞来的成群的蚊子却害得他叫苦不迭。

关上大门，迎面有一个车库，若林在这里改造了他的铃木三六〇。墙角柜子里摆满了用旧了的工具，左侧墙边停着一辆本田 CL 九〇越野摩托。

若林走出车库，来到屋里。房子由一间六张席子的客厅、十二张席子的西式卧室和狭小的厨房、浴室组成。寝室里三分之一的地方被工作机械和工具柜占据了。一张大而简陋的床。床腿旁边，是一个安有耐火玻璃窗的放枪的柜子，里边有正式执照的五支猎枪、两支散弹枪和三支来福枪。

换上运动衫，若林从厨房冰箱里取出冰镇窝特加捏着鼻子灌了一瓶的五分之一，然后回到寝室把闹钟调到早晨 7 点半，便钻进了被窝。一闭眼，酒劲儿上来了，在酒意与自慰以后的疲惫中他昏昏入睡。

天亮了，被闹钟闹醒的若林匆匆洗漱穿戴完毕，快走奔向小田急线的多摩川站，等车的空儿买了牛奶和炸面包圈塞进胃口，又买了份早报。电车里挤得要命，几乎是清一色的上班族，几乎是一样的漠然的表情。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若林得以流览一下报纸。在成城学园换乘的快车更挤，连报纸也看不成了。到新宿的电车上，成了若林每天锻炼腰部柔韧性的好地方。电车不稳大家呼地一下倒向一边时，若林就用腰部力量顶住十几个人的体重。

出了车站便被人流吞没，若林横穿过西出口的广场，走向商业中心规划地，在新道前方耸立着生命保险公司的大厦，再往里，就是一座七层楼。楼上立着写有“东洋新舍”的霓虹灯塔。“东洋新舍”是制造铁和非金属的东洋金属公司的子公司。公司主要销售组合式住宅，即母公司生产的建筑物所需的各部分运到现场组装建造的房子。东洋全金属公司进军组合住宅业的理由是想开展多方位经营，把自己子公司的东洋铁工、东洋金属、东洋电机的产品诸如钢筋、铝合金、电器产品用于建造组合式住宅，按零售价而非批发价售出，从中获利。

若林是东洋新舍第二营业科的科员，工作是推销个人用组合式住宅。工资固定，但奖金根据销售额而定。